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守職

疾惡

摘伏

戒慎

種職

遺愛

才過職

不稱職

附

疾惡一

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

萬民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晉書劉興傳曰興猶臍也近則汚人又解系傳

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

諸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

惡如仇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沙汰郡吏東觀漢紀朱暉為臨淮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

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樊曄為天水盜無出獄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治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季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乃收之趙季李

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季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乃收之趙季李

胡畏之遂不拾遺行旅至夜聚永樂道傍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云云增剛愎介潔進剛愎嫉惡歷

典數州皆為廉使王播資奉且以賂結宦官平章事蕭復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為域

有鴉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鴉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五道四毒可畏之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

大衆妙林經曰如大猛惡人席賊臣境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又曰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闐門時朱克融方極言盧杞請斥李繁冊府元龜曰陸贄

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錢全定事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沈之於江方極言盧杞請斥李繁冊府元龜曰陸贄

駭積年擢奏後起為太恥於共世不在其位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富春彫悴余代其跋

無以爲國
於共世
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
不陰惡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
曰孔子至於勝母莫不飲思其不宿過
狡吏無所容
宦官當盡去
太尉元龜曰李密開成未誅謂之苛刺疾惡
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思其不宿過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尤爲非正所忌
不爲流俗所喜
肖太分以此尤爲非正之徒所忌
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奸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東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

疾惡三

豹虎不食
詩云取彼潛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蟬蟬
又云蟬蟬在
目有昧
子華子云國人疾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五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朝三日曰少

疾惡四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摘伏一

趙廣漢善釣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爲釣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

趙廣漢善釣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爲釣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

趙廣漢善釣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爲釣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

地妻繼殺是實 史請其故王曰 盜男 殺妻 風俗通 三年 公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婦各十步叱婦曰生男夜盜取
果重 盜印 爲之者 盜男 殺妻 風俗通 三年 公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婦各十步叱婦曰生男夜盜取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妻家妻乘馬南渡水反而北疑豐殺之送豐問乃伏 晉書曰符融爲
日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下學三年而返過妻家妻乘馬南渡水反而北疑豐殺之送豐問乃伏 晉書曰符融爲
簡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淫右黑而燥寢而心悸問之筆者云愛獄訟遠北而南有停水爲糞沐夜投
豐枕豐記筆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馮字也兩日昌字子漆爲定州刺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波乃其妻
殺豐期以新沐枕爲 市皮 書菜 上符書 牛皮倍細價直郡民家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
發三畝數被偷殺乃令人密往書賊 遺劍 摸鐘 賢其父病悉令以財屬女二十餘萬一男云兒數歲失母有一付不
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 遺劍 摸鐘 賢其父病悉令以財屬女二十餘萬一男云兒數歲失母有一付不
其後又不與見乃詔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額謂掾史曰女姓強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翁者
失物捕得莫知乃盜者摸之則有給之曰某使人以鑲金辦盜久引因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鋪前自陳不爲
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給之曰某使人以鑲金辦盜久引因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鋪前自陳不爲
承爲盜 無所貸 爲有名 多不能檢察 晦糾發其右金吾衛將軍蕭檢校雍州長史開封府汴州水陸一都會
俗羅錯號難治勉 多所發摘 無不首伏 部侍郎嘗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選人有暇者按聲盤詰無
摧姦扶隱爲有名 多所發摘 無不首伏 部侍郎嘗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選人有暇者按聲盤詰無
百員缺以待淹滯 動若有神 察爲能人吏莫敢抵犯 又曰張亮歷懷州刺史所莅之職潛
遣左史伺察善惡發 摘伏二

摘伏二

原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字京兆尹其姦摘伏如神

發伏姦禁

張敞詳

令斷繼

風俗通

賈之道

遇云漢

時臨淮

與一頭兩

各與一半

發伏姦禁

張敞詳

令斷繼

風俗通

賈之道

遇云漢

時臨淮

數以爲將

吏民謂之

神明

又云度

尚爲吏

民謂之

神明

又云度

尚爲吏

奸摘伏惠

化如神何

以清

汝真是

盜

劫者劫

者反誣

行人在

爲盜

此答曰無

他唯勤而

清

汝真是

盜

劫者劫

者反誣

行人在

爲盜

謂後出者

曰汝真是

盜

劫者劫

者反誣

行人在

爲盜

劫者劫

者反誣

州刺史其

風俗好興

誦目彥光

爲若帽

隨主聞

佯失告

狀

帝命一

御史按

命告事者

乃號狀與

御史驗與

本狀

不同即

反還以

聞高相

大驚

晴不坐

摘伏

摘伏

摘伏

摘伏

摘伏

摘伏

摘伏

摘伏

摘伏

摘

皆能摘發

冊府元龜曰盧從慶睿宗初爲吏部侍郎有

牛歸女壻

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爲武陽令與元武縣隣元武人有以牝牛依於妻

家八九年牛孳達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蒙其頭將詣妻家部中云捕盜牛賊名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牝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聖書唐則天后神功初聖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

爲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廼眷蜀中吐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碑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

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元李术魯州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憂慙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顙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獻公名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

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噉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問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樞妻劉氏不從誣緝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識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賦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歎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才過職不稱職附

原官材 適用記曰司馬論官材論辨 爵不逾德 祿必當位月令行爵出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詩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之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漢書云田延年為河南太守以

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閭閻無不歸之如王就下王基明制度漢書 爲獄小史曉習文

部汾南所舉憲法得其罪華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漢書 爲獄小史曉習文

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分稱之并爲司徒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 耿恭爲校尉烏孫遣

子郭展爲太僕廐馬充丁後漢耿恭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渴者闢寵爲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

征吳得以濟事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大小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

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蘇賈** 常楊冊府元龜 曰賈會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

泰中爲中書舍人家文章俊拔與 **裴馬** 盧李冊府元龜 曰盧從憲睿宗初爲中書舍人與裴晉同掌制

楊炎同掌制詔時人稱爲常楊 **裴馬** 盧李冊府元龜 曰盧從憲睿宗初爲中書舍人與裴晉同掌制

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爲常楊 **裴馬** 盧李冊府元龜 曰盧從憲睿宗初爲中書舍人與裴晉同掌制

冊府元龜曰鄭餘慶爲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冊府

乖故事專委餘慶 又曰後唐任國拜平章事兼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冊府

揚命令勳幹吏職 又曰後唐盧文紀爲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敷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冊府

元龜曰齊映爲給事中白哲長大言者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冊府元龜 曰高士

尚書樊鑑爲太府少卿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又曰元齡表奏 元恭文翰冊府元龜 曰高士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爲皇太子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孔帖 曰蔣流遷大理卿持法明

執不可擬議鑲固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 孔帖曰李迥秀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獨獵都進文書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刪繁會文切理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賓王爲中書舍人岑文本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確古今舉要

世務處劇 不能易字 以爲至言 御史呂陶初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不成熟知峽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地興此必不可成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

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

又曰殷伯爲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悉以陳論凡八十四上章 以古義爲的 得王言之體 冊府元龜

政術部 稱職

初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詰為準的又曰梁杜曉開平范祖禹講官蘇天爵學士經濟類編曰

英守經據正獻統尤多每當講前必正衣冠如在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為第一又曰王順帝時諸道奉使皆主簿謂曰主簿不計陳元之罪得無少應鶴之志乎士曰以為屬鴟不如

才過職棲鸞展驥王漢時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計陳元之罪得無少應鶴之志乎士曰以為屬鴟不如

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名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為治中

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罪免官而已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子謂子游割雞捕鼠左僕射楊素見師古隋仁壽中為安養尉尚書

易萊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白居易拘下位處賤官開元天寶遺事曰張彖為華陰簿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歸記纂淵海以子孫托有公輔器

器當以子孫相托柳宗元柳四朝史曰張昇為楚丘主簿王曾識其有公輔之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

難拘以尋常之地渾行狀原不稱職素餐尸祿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曹子建辱高涖

小則官無能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人以器之無德而祿不能者止之僞而祿殃也舟所宜

舉德安能食浮以速官謗而煩刑書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公

綽之用不可以為大夫托疾養望陸羽等密上封事論載帝時為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殿中侍御史

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兩端三吉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模稜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

政云取聖旨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為三吉相云已得聖旨也但求作相不稱此官憲宗時為御史大夫

以名望召拜中外贊職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又曰李珣文多違其才虛有其表道為吏部尚

宗開成初為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珣為人疎易不稱此官頗為時議所少終無稱職之譽

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不近理時人元龜曰崔協莊宗頗為時議所少終無稱職之譽

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論多不近理時人元龜曰崔協莊宗頗為時議所少終無稱職之譽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厚重剛正然刺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範世宗顯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厚重剛正然刺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才過職不稱職附

原能業其官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

盧舍也明在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蔭庇也飲食衎衎素空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蔭庇也飲食衎衎素空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則息韓紀網復振又云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王言之最又云孫越為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一志農戰又

曾韓休許景先及銓敘人倫銓敘人倫銓敘人倫因人之利又云今孤楚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又詞藻之美

為墟彰一志農戰內簡軍戎外收黎庶振職孔帖云高武累遷吏明銳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有大臣

器又云韓阜資質重厚有大臣器以稱職兼又云張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論左右史立編頭記

職兼集賢無易珙才崔珙治軍精嚴謂宰相曰欲武舉節度使者思羊其珠知有當官之稱歷唐書李德裕

有吏幹明於几案屬僚數服又云王播字明微轉刑部侍郎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職科條繁節將屈服

甚有當官之稱元龜曰晉桑維翰為侍中嘗一制除節慶曆四諫忠惠公王鉉教公為諫官時人謂之四諫撰會計錄

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鐵面御史經濟類編云趙抃彈劾不避權倖才過職大才當大用孔帖

祐會計錄金穀封官職修具鐵面御史經濟類編云趙抃彈劾不避權倖才過職大才當大用孔帖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位不配材又云趙元少負智略武右稱制此公

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武多訟至府簿領中乃有是人四朝史曰吳仁澤為痛丘

坐也唐書曰蘇珙調郭尉李義球為雍州長史負且乘致寇至易也小人而乘君子之車也求賢

中乃有原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勝任不負且乘致寇至易也小人而乘君子之車也求賢

審官以資共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唯聘詞辨冊府元龜云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器盜耶中知選事

金清中三甲授家丘縣丞
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才過職不稱職附

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牧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將東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劍奪眾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塔前虎士羅干將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切切伐蔡擒封豕吳元平齊斬巨鼇師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籓授自東都留守恩新換閭旋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潤并
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
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逃德星銷彗孛雨滅腥臊

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負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刻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
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
國容以精軍實旣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
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般受天人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墓誌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

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純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園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巍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已墓誌銘序曰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隱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肩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為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靈績於邠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鄆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執則四海瞻其儀表為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養私門

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衷之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興寢端憂坐向微蕙頗不覺老遽瑗始知非授鉞虛三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諸侯正封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于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

增橫劍持杖書以木車載太子欲出焉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杖姦耶今也

御者之過也百姓
原據法守職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建志陳矯傳曰明帝幸駕幸

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奉職佳吏吳志呂蒙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

因薦遺奉職佳吏唯思燕侍王
稍忤時宰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

云張說引崔汙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傳郎署令之貳豈得拱默

位而巴崔汙曰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黃州司馬戴至南宮餘慶封還以為諸道散將

無故受正貳官是開後傳之路由是稍忤時宰作魏徵段秀實傳

善惡皆取行狀論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唐書云李錡轉史館修撰以史官之任今

傳但記其諫諍之辭段秀實但記其門生故吏

元龜曰崔汙深開平中為祭酒司業則不可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撥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

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願力爭不能直乃

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陸靜非曰勿為久留計有所寧可負鄉人

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華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寬蒙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聞傳平原城壁堅穴鼻可以牯牛馬譬如瀝源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貫日精誠震天下

賦唐馮韜漢文帝幸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名足使他將頗厚

餘免股慄戈鉞有耀歷瀾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耀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

諸軍山河保晉竹帛垂勳

戒慎一

敬慎
庶謹冊府元龜曰吳漢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衡歷中
削囊

焚制冊府元龜曰戴胄貞觀中為史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制外無知者又曰

馭馬載舟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虎變龍行

子曰聖人道雖如臨淵不垂堂詩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史記曰千金之有二乘慎一

虎變龍行子曰聖人道雖如臨淵不垂堂詩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史記曰千金之有二乘慎一

以君子慎其寡也常合中道不起黨與冊府元龜曰皇南無逸太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奏體有誤

介潔不起黨與懼有誤失不務矜街冊府元龜曰皇南無逸太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奏體有誤

宗以詔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給未嘗漏洩亦不移於時他皆如是然猶如此漢書曰令奏

事下建讀之驚恐又曰王紹貞元中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他皆如是然猶如此漢書曰令奏

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行如繩墨手

執圭璧林說苑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璧足履繩墨未嘗被奏復有何憂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為郎

相違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教必勤審使與前教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翁叔不敢近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也唐

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漢書曰金師道未嘗泄內事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

日碑字翁叔自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官女不敢近又曰徐竊識視不失尺寸每與言未嘗滅否漢書

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又曰徐竊識視不失尺寸每與言未嘗滅否漢書

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亦不談人之短竊識視不失尺寸每與言未嘗滅否漢書

尺寸李康家誠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極元達而末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吳

大曆中為金吾裴垪元和在中在翰林任又曰裴垪元和在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

一以問垪垪上意謹慎甚稱上意

戒慎二衣初易曰六四繻有原唯予小子不聰敬止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不自滿假恪敬天命玩人

喪德克自抑畏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讐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武王圖商至於鮮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政術部 戒慎

威民之中也晉諸姜氏謂公子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師曠聞子晉之言

束躅其足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藥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國語注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諸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莫見手隱莫顯乎微戒慎乎其有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狐有牙而

不敢以嗜貌有爪而不敢以振鑒戒善敗護守勿失戒守以信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

斧柯敬慎不敗失在自克過在自懲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

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隙乃力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問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痛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老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生祠附

原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而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父後

相告曰諸葛侯所為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德相車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

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狗吠竟夕

自明府下車

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不夜吠垂老遇明府問當去故自扶老送寵為取一犬錢受之

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

為魏州刺史

歷兗州刺史

歷兗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發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

隨之

又曰陽嶠為魏州刺史

歷兗州刺史

歷兗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發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

鐙冊府元龜曰崔安城

王秀為南兗州刺史

歷兗州刺史

歷兗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發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

明宗天成初

河陽移鎮許州

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至臨別斷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明宗遣中

使慰譬之

又曰索象先

為天平節度使

為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關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明宗遣中

留一卷

祝焉

四方皆遣人求之

四方皆遣人求之公薨於陳州計至蜀人羅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俊策發開所留

文字乃公書像自為贊曰

奉則達俗

崖不利物

崖不利物非產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像遊開為之立祠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候懷古

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眾又曰服郭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隆

李御史劾郭拘於金吾

仗京師

百姓數千

百姓數千皆迎拜詰問數宗知在鎮六歲更留一年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

六歲

滿當去職

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政請開請更留一年百姓遮道乞留又絃歌薦食

喪元龜曰崔日用

為并州刺史

洛陽為政以惠愛見稱

洛陽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輿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錦素送喪

歲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崔日用

為并州刺史

為并州刺史洛陽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輿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錦素送喪

中麻宇學堂館舍並是

明公遺像

以病終

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後唐為

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

大遺像

以病終

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後唐為

最晉杜軫為池陽令

為雍州十有一縣

最晉杜軫為池陽令

為雍州十有一縣最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有一縣

號曰樂公社

號神父

圖形像

圖形像宋登立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父遷顯相祠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李琪表

廷珪撰

冊府元龜曰錢鏐

冊府元龜曰錢鏐為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曰錢鏐為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

州節度使善於為理

部民請立生祠

堂

堂為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曰錢鏐為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讓祠數四使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初立生祠祈禱

政術部

遺愛

遺愛

遺愛

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夷墻地移祠立之
順末宛丘縣民稱叔惠愛欲立祠堂以間時穀為宰相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生祠附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人愛其樹春秋左氏傳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思其

產辛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春秋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韓子云子產病死也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說苑云子產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子產為鄭相死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相鄭而卒思藥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子常況

乎其子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婦人扶珠瑱大夫釋袂鞞 邀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 沽者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已上並鄒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循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 民為立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為蜀民共立祠至今不祀又朱邑為桐南

陽為立祠又召過塚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彤傳曰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思其人至其鄉東觀漢記

巡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號大小感恩曰夕臨哭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父母

死則悲泣皆騎馬歌呼至閭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後漢

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言便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後漢

傳張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後漢

張嬰寇亂十餘年綱為郡陵太守單車之賊運造服豐中 原汲民為立祠崔耕人輟耘紡婦遺索張衡

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郡陵太守單車之賊運造服豐中原汲民為立祠崔耕人輟耘紡婦遺索張衡

德 起廟圖形得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太守張嬰與郡官為郡水琢修鴻隙破百原吏民立祠魏刺史書云

遠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及 百姓巷祭戎夷野祠襄陽記西土樹碑見者皆拜晉書見碑悲感羊

卒魯人思之為刺史立祠 市人為散舉市皆哭荆州記云羊見樹哀泣晉書見碑悲感羊

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山枯平生遊憩之所市人為散舉市皆哭荆州記云羊見樹哀泣晉書見碑悲感羊

許赴哀冊府元龜曰劉師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家崇棟碑實兄敦頤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

共為樹碑及敦實去職復刻碑其帝親製遺愛碑增修城邑運置館舍節度使初開國難知有行幸之計乃

如宿設帝堂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命 金魏州人思 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所至有遺愛王

南節度如故親製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必不敢易表公政 又云東漢自華州刺史微拜左金吾衛人將軍者

歷河南尹宣銀池等州觀察使必寵之 必不敢易表公政 又云東漢自華州刺史微拜左金吾衛人將軍者

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必不敢易表公政 又云東漢自華州刺史微拜左金吾衛人將軍者